



● 马来西亚女作家

散文集

7338, 4

1

(马来西亚)戴小华 著

戴小华散文集

中国妇女出版社
· 北京 ·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小华散文集/(马来西亚)戴小华著.—北京:中国
妇女出版社,1993.9

ISBN 7-80016-851-6/G·554

I. 戴…

II. 戴…

III. 散文集—文学—中国

IV. I2.26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甲 24 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达印刷厂印刷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199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50 千字 定价:5.50 元

戴小华简介

原籍中国河北,生在台湾,马来西亚公民,美国公共行政硕士。

大学专攻新闻,曾任台湾中国电视公司节目主持人,并服务于中华航空公司。

现为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副会长。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署理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马中友好协会理事。

著作:戏剧《沙城》、评论《毕竟有声胜无声》、散文《戴小华中国行》、报导文学《风起云涌》、《点石成金》、《巨笔如椽》、游记《天涯行踪》、合集《彩笔下的世界》、编著《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与前瞻》。

曾获中国首届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游记征文比赛(1993年)。

台湾第15届中文文学奖(1993年)。

AA384/04

潇洒写一回 (代序)

戴小华

我在六年前，开始写作。

有人说：“你对写作定是情有独钟。”有人说：“稿酬很优厚，才能让你这么来劲儿。”有人说：“名字常常见报，可以出风头。”

人们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摸旁人的动机。

我为什么写作，很简单，只是有动于衷而希望表达。1986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那场合作社风暴，见到直接受害的存款人高达54万，~~怎么忍心~~感到自己心中积满了许多话，于是，我才真正拿起笔来。

至于说什么？写什么？~~怎么说？~~怎么说？怎样写？几年来，我一直怀着实验的兴趣与勇气，尝试寻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诉说方式。因为我不赞成典型之说，我认为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是一个世界，一个丰富的无穷无尽的世界。对于表述每一个无穷无尽的心灵世界，一切形式的文学都是未知的，都是可以实验的。因而，对于一切形式的探求也都可以容忍，而不是首先就去否定。

我希望成为一个具有鲜明艺术个

性的作者，至于能否成为第一流的作家，反而不放在心上。

由于不存奢望，也就没有负担；故能持续地写下去。倘使有一天写作对我成为负担，我便不写了。因为人生的苦恼本来就够多的了，何必再为自己增加一层苦恼呢？

戴小华

原籍河北，生在台湾，
马来西亚公民，美国公共行政硕士。第三届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著作有《沙城》、《毕竟有声胜无声》、《戴小华中国行》、《风起云涌》、《点石成金》、《百年巨椽》等。作品曾获中国首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征文“徐霞客奖”（1992），台湾第16届中兴文艺奖（1993）。

目

录

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开斋节在北京·····	(6)
血染的风采·····	(11)
龙蟠虎踞石头城·····	(15)
江南有梦吗·····	(19)
长江之歌——三峡梦幻成真·····	(23)
长江之歌——截断巫山云雨·····	(29)
上海梦回录·····	(35)
天鹅颈下的珍珠——哈尔滨·····	(41)
松花江的神奇·····	(47)
沈阳古城采风·····	(53)
啼梦留痕的雪泥鸿爪·····	(59)
牧童遥指杏花村·····	(65)
长相思，在长安·····	(73)

酿在记忆里的点点滴滴	(79)
与冰心聊天	(88)
何处是家园	(97)
用一年的表现换新衣	(104)
最爱	(108)
小玉	(111)
老舅留下的爱	(120)
阿春嫂	(122)
轻烟	(126)
九霄惊魂	(130)
箏韵心声	(138)
我梦中的水乡	(142)
闯进灵异世界	(149)
剑桥，知识与花园之城	(157)
英伦记事	(168)
此水只应天上有	(174)
赌场见到的那位陌生女子	(180)
旧金山惊魂	(186)
一条流动的水镜	(193)
走进热带丛林的沉思	(198)
惊识大宝森节	(205)
满地神佛的峇里岛	(211)
长屋的旅愁	(217)
曼谷的两种风情	(224)
骄傲的巴黎	(231)

[附录一]

蜕变中奋起的新女性——戴小华 ………潘亚暉(238)

[附录二]

生活在三度情间的戴小华 ……………唐林(241)

我期望进入中国，这种期望已经很久了。当我登上中国民航从吉隆坡直飞广州的班机时，心还在扑腾腾地跳，我真的就要去中国了么？

一部《沙城》带给我去中国的机缘。去年（一九八九）四月接到广州暨南大学的邀请函，今年（一九九〇）三月又接获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函，两次盛情邀请终于激起了我“中国行”的决心。幸运的，内政部批准了我的申请，期限为一个月。

出发前，免不了心潮澎湃。因为对我来说，中国毕竟是一个既有亲情又很陌生的地方，何况我还是单独前往。我去，不是为了追求那奢华的享受，不是为了期盼那殷勤的款待，而是为了去认识那与我流着共同血脉的民族，是为了去了解那与我有着共同文化的国家。

由于长久的隔绝，中国一直像一个被谜笼罩着的神秘物体，使我只能在远处猜度她，想象她，却无法靠近好。

这块似公鸡的土地，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结。这个结，几时打下的，我

不曾感觉到,但当飞机愈飞愈近时,这个结也就愈扯愈紧了!

“各位旅客,我们已经到达广州白云机场的上空,请将安全带系好……”

空姐的话告诉我,终于到中国大陆了!这航程,从台北到吉隆坡,再从吉隆坡到广州,才不过几小时的飞行时间,竟航行了四十多年!

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呢?

入境时,移民厅的官员看着我填的入境表格好奇地问:

“你原籍河北?”

“是。”

“出生在台湾?”

“是。”

“马来西亚公民?”

“是。”

“怎么这样复杂?”

复杂?听起来是有些,但他怎知此时此刻的我,心情更加复杂。

马来西亚,台湾,中国,我觉得自己属于这三种空间,三种时间。在思想上,中国是我的祖先,台湾是我的父母,马来西亚是我的丈夫。对祖先,我有着深远的怀念;对父母,我有着浓厚的亲情;对丈夫,我有着坚定的忠贞。

仔细想一想,从小到大,父母、师长、领导人不时强调:大陆是我们的故土家园,我们一定要回去。所以,即使

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内心深处，始终有种飘泊无依的感觉。因为他们教育我，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海峡对岸那一片广大的土地。但是不管我怎样向往对岸的秀丽山川，渴望有一天能步履于其上，俯仰于其间；然而这个家毕竟是遥远的、陌生的，难以产生一种对家的眷恋。

后来，命运把我安置到马来西亚。初到此地，举眼不见熟面孔，侧耳听不到半句乡音，竟又有着背井离乡、飘泊异地的感觉，直到孩子陆续降临，总算有了“家”的扎实感觉。可是，刚要推门进家，刚要看清楚家的面貌，又觉得这道门似乎只是半开着，我得不时伸手推着，用身体挡着，门才不致关上。

在台湾，有人说我是外省人。

在马来西亚，有人说我是外来移民。

在中国大陆，有人说我是外国华侨。

似乎自己站在哪儿，哪儿的土地就不属于我；但是，当我踏出了那块土地，我却又代表了那块土地的全部。

多少年来，心里面常有一种说不出的闷闷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委屈，有一种不安，更有一种渴望。渴望的是什么？说起来可笑，只不过是有一个能让自己安心地去爱与被爱的家。

踏出机场，乌压压的人群中，不时出现亲人相拥哭成一堆的感人场面。

这撩人心弦的几分钟，这催人热泪的一霎那，这一声声“你终于回来了！”的呼唤，不知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广州虽是中国南方外贸的主要口岸，一年两度的“广

交会”吸引着五大洲的经贸界人士前来交易，但是机场的设备还没达到国际水准。一是行李推车一出海关即收回；二是计程车、汽车都不能开到机场门前载客，旅客得走到停车场或计程车候车站搭车。虽然整个路程约走五分钟，但，可别小看这五分钟，要是你手上的行李超过一件的话，也够你受的，如果天公再不作美，就更加狼狈不堪了！

到了白天鹅宾馆，我赶紧打电话给学校安排好去接我的韩先生，因为他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

第二天一早，韩先生的司机开车送我到暨大，陪同的有两位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

潘教授一见到我即刻松了一口气，说：“走，我们去外国专家楼，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住宿的房间。”我迟疑了一会儿，嗫嚅的说：“不用麻烦了，我已订了酒店，并预先付清房钱，不能退了！”

潘教授听后一言不发地将我带到外国专家楼参观，只见房内布置清雅，卫浴、冷气、地毯样样俱全，还附有一间会客室。看了后，心中有些羞愧，不仅错估了暨大住宿的条件，更心疼多花了几天高昂的酒店费。

八点，我跟着他走向中文系八九级的课室。一踏进教室，就感觉到有卅六对眼睛好奇地望着我，因为学校虽不时邀请海外学者及文艺界人士前来讲学，但从马来西亚去的，我却是头一位。

几堂课下来，学生们给我的印象是学习精神高，守纪律，爱发问。他们虽问有关“戏剧影视文学”的课题，但对

马来西亚华人在当地生活的情形更感兴趣。

在穗期间,除了讲学交流外,学校还为我安排了观光的项目。

广州是座美丽的城市:站在高处眺望,七公里长的高架桥像道长虹横跨在繁忙的交通线上,珠江如带,蜿蜒穿流于市区,碧水红花相映,古塔高阁争辉,庄重秀美,一派南国街市风姿。

广州附近层峦叠翠,绿水环绕,名山幽境不可胜数。

悠久的历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广州有许多历史古迹、珍贵的文物。有记录着革命斗争光辉业绩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有广东省重要文化财产的陈氏书院,还有利用中国独特的建筑技巧,没有使用任何一根梁柱,就把房顶搭盖起来的中山纪念堂。1983年广州市政府为员工建宿舍打地基时,还发掘到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南越王墓。1988年才起好的海印大桥,以及西湖路一带的夜市,都令我留连不已。

然而,继广州后,随之而来的行程更是无数的惊叹号!

开斋节在北京

今年在北京度过的开斋节，是个奇异又难忘的经验。

记得二月间，中国中央民族艺术团应我国文化旅游部之邀前来参加艺术节时，我一看到团长姓回，当下就有种预感，他一定和母亲有些关联。因为，这是自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碰到与母亲同姓的人。

见面交谈后，果然不出所料，他不仅和母亲同姓，还是同族（回回族），更来自同一村庄。

回景芳先生做梦也想不到会在南洋碰到半个回回，他说：“我们回回是大分散、小集中，彼此间很重民族感情。无论走到哪里，遇有困难，只要找到回民家中，或清真寺，说明是回族，说一个“色俩目”（即问好之意），就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有机会你应到中国 and 族人一起过开斋节。”

没想到两个月后，我真的到北京过开斋节了！

当回先生接到我的电话时，着实把他吓了一跳，旋即兴奋地说：“你得正是时候，明天一早我带你去牛街清真寺看开斋节的盛况。”

那真是难得一见的盛况。

当天，整条街上聚集了近三万人。车辆完全不准进入，得绕道而行。

两边店铺前是各种各样的筐筐篓篓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夹着街道。有卖菜蔬瓜果的；有卖鸡鸭牛羊肉的；也有卖宗教用品的，一摊一摊的东西，都被人们趋前察看着、嘴问着、手翻着、钱买着。摊子后的卖主也都不停地张罗着、招揽着。

再往前走，有三十多个清真饮食摊上销售着具有民族风味的小吃：五香烧羊肉、油炸羊肉串、松肉卷果（注一）、驴打滚（注二）、蜜麻花、栗子糕、油香（注三）、馓子（注四）、艾窝窝（注五）……，不仅名称新颖，样子也可口。

走进牛街清真寺，里面人流摩肩接踵，前磕后碰，礼拜殿内外都已坐满了祈祷的人。

在寺中，专门主持宗教事务的人叫阿訇。阿訇是教师的意思，专事传经布道，主持宗教仪式的阿訇称“教长”，又称“伊玛目”。阿訇都以白布缠头，回族的男子则喜戴白布无沿小圆帽。

午饭，中央民族学院特别选在北京最好的一间清真馆鸿宾楼宴请。这间饭庄已有九十年的历史，主要经营北京、天津风味的回民炒菜、烤鸭、涮羊肉，以扒、炸、烧、炖、焖为擅长。

回族人过节时，家家户户都做油香、馓子，有钱的还宰羊、宰牛，互相赠送。当天，餐馆主人也特别加送炸羊肉